舊唐書/卷1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一百九十下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

► 卷一百九十二 →

崔善為 薛頤 甄權弟: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附:李虔縱 韋慈藏 尚獻甫附:裴知古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僧神秀附:慧能 普寂 義福 僧一行附:泓師 桑道茂

夫術數占相之法，出於陰陽家流。自劉向演《洪範》之言，京房傳焦贛之法，莫不望氣視祲，懸知災異之來；運策揲蓍，預定吉凶之會。固已詳于魯史，載彼《周官》。其弊者肆業非精，順非行偽，而庸人不修德義，妄冀遭逢。如魏豹之納薄姬，孫皓之邀青蓋，王莽隨式而移坐，劉歆聞讖而改名。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，蘇玄明之犯宮禁，皆因占候，輔此奸凶。聖王禁星緯之書，良有以也。國史載袁天綱前知武后，恐匪格言，而李淳風刪方伎書，備言其要。舊本錄崔善為已下，此深於其術者，兼桑門道士方伎等，並附此篇。

崔善為

崔善為，貝州武城人也。祖顒，後魏員外散騎侍郎。父權會，齊丞相府參軍事。善為好學，兼善天文算曆，明達時務。弱冠州舉，授文林郎。屬隋文帝營仁壽宮，善為領丁匠五百人。右僕射楊素為總監，巡至善為之所，索簿點人，善為手持簿暗唱之，五百人一無差失，素大驚。自是有四方疑獄，多使善為推按，無不妙盡其理。

仁壽中，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。高祖時為太守，甚禮遇之。善為以隋政傾頹，乃密

勸進，高祖深納之。義旗建，引為大將軍府司戶參軍，封清河縣公。武德中，曆內史舍人、尚書左丞，甚得譽。諸曹令史惡其聰察，因其身短而傴，嘲之曰：「崔子曲知鉤，隨例得封侯。髆上全無項，胸前別有頭。」高祖聞之，勞勉之曰：「澆薄之人，醜正惡直。昔齊末奸吏歌斛律明月，而高緯愚暗，遂滅其家。朕雖不德，倖免斯事。」因購流言者，使加其罪。時傅仁均所撰《戊寅元曆》，議者紛然，多有同異，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。高祖令善為考校二家得失，多有駁正。

貞觀初，拜陝州刺史。時朝廷立議，戶殷之處，得徙寬鄉。善為上表稱：「畿內之地，是謂戶殷，丁壯之人，悉入軍府。若聽移轉，便出關外。此則虛近實遠，非經通之議。」其事乃止。後曆大理、司農二卿，名為稱職。坐與少卿不協，出為秦州刺史，卒，贈刑部尚書。

薛頤

薛頤，滑州人也。大業中，為道士。解天文律曆，尤曉雜占。煬帝引入內道場，亟令章醮。武德初，追直秦府。頤嘗密謂秦王曰：「德星守秦分，王當有天下，願王自愛。」秦王乃奏授太史丞，累遷太史令。貞觀中，太宗將封禪泰山，有彗星見，頤因言「考諸玄象，恐未可東封」。會褚遂良亦言其事，於是乃止。

頤後上表請為道士，太宗為置紫府觀於九秬山，拜頤中大夫，行紫府觀主事。又敕於觀中建一清台，候玄象，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，隨狀聞奏。前後所奏，與京台李淳風多相符契。後數歲卒。

甄權

甄權，許州扶溝人也。嘗以母病，與弟立言專醫方，得其旨趣。隋開皇初，為秘書省正字，後稱疾免。隋魯州刺史庫狄鏤苦風患，手不得引弓，諸醫莫能療。權謂曰：「但將弓箭向垛，一針可以射矣。」針其肩隅一穴，應時即射。權之療疾，多此類也。

貞觀十七年，權年一百三歲，太宗幸其家，視其飲食，訪以藥性，因授朝散大夫，賜几杖衣服。其年卒。撰《脈經》、《針方》、《明堂人形圖》各一卷。

弟 立言

弟立言，武德中累遷太常丞。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，太宗令立言視之。既而奏曰：「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。」果如其言。時有尼明律，年六十余，患心腹鼓脹，身體羸瘦，已經二年。立言診脈曰：「其腹內有蟲，當是誤食發為之耳。」因令服雄黃，須臾吐一蛇，如人手小指，唯無眼，燒之，猶有發氣，其疾乃愈。立言尋卒。撰《本草音義》七卷，《古今錄驗方》五十卷。

宋侠

宋侠者，洺州清漳人，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。亦以醫術著名。官至朝散大夫、藥藏監。撰《經心錄》十卷，行於代。

許胤宗

許胤宗，常州義興人也。初事陳，為新蔡王外兵參軍。時柳太后病風不言，名醫治皆不愈，脈益沉而噤。胤宗曰：「口不可下藥，宜以湯氣薰之。令藥入腠理，周理即差。」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，置於床下，氣如煙霧，其夜便得語。由是超拜義興太守。陳亡入隋，曆尚藥奉禦。武德初，累授散騎侍郎。

時關中多骨蒸病，得之必死，遞相連染，諸醫無能療者。胤宗每療，無不愈。或謂曰：「公醫術若神，何不著書以貽將來？」胤宗曰：「醫者，意也，在人思慮。又脈候幽微，苦其難別，意之所解，口莫能宣。且古之名手，唯是別脈；脈既精別，然後識病。夫病之於藥，有正相當者，唯須單用一味，直攻彼病，藥力既純，病即立愈。今人不能別脈，莫識病源，以情臆度，多安藥味。譬之於獵，未知兔所，多發人馬，空地遮圍，或冀一人偶然逢也。如此療疾，不亦疏乎！假令一藥偶然當病，復共他味相和，君臣相制，氣勢不行，所以難差，諒由於此。脈之深趣，既不可言，虛設經方，豈加於舊。吾思之久矣，故不能著述耳！」年九十餘卒。

乙弗弘禮

乙弗弘禮，貝州高唐人也。隋煬帝居藩，召令相己。弘禮跪而賀曰：「大王骨法非常，必為萬乘之主，誠願戒之在得。」煬帝即位，召天下道術人，置坊以居之，仍令弘禮統攝。帝見海內漸亂，玄象錯謬，內懷憂恐，嘗謂弘禮曰：「卿昔相朕，其言已驗。

且占相道術，朕頗自知。卿更相朕，終當何如？」弘禮逡巡不敢答。帝迫曰：「卿言與朕術不同，罪當死。」弘禮曰：「臣本觀相書，凡人之相，有類于陛下者，不得善終。臣聞聖人不相，故知凡聖不同耳。」自是帝嘗遣使監之，不得與人交言。

初，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為奴，貞觀初，與數人詣之，大鼎次至，弘禮曰：「君奴也，欲何所相？」咸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弘禮曰：「觀其頭目，直是賤人，但不知餘處何如耳？」大鼎有慚色，乃解衣視之，弘禮曰：「看君面，不異前言。占君自腰已下，當為方岳之任。」其占相皆此類也。貞觀末卒。

袁天綱

袁天綱，益州成都人也。尤工相術。隋大業中，為資官令。武德初，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。初，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。時杜淹、王珪、韋挺就之相。天綱謂淹曰：「公蘭台成就，學堂寬博，必得親糾察之官，以文藻見知。」謂王曰：「公三亭成就，天地相臨，從今十年已外，必得五品要職。」謂韋曰：「公面似大獸之面，交友極誠，必得士友攜接，初為武職。」復謂淹等「二十年外，終恐三賢同被責黜，暫去即還。」淹尋遷侍御史，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、文學館學士。王珪為太子中允。韋挺，隋末與隱太子友善，後太子引以為率。至武德六年，俱配流嶲州。淹等至益州，見天綱曰：「袁公洛邑之言，則信矣。未知今日之後何如？」天綱曰：「公等骨法，大勝往時，終當俱受榮貴。」至九年，被召入京，共造天綱。天綱謂杜公曰：「即當得三品要職，年壽非天綱所知。王、韋二公，在後當得三品官，兼有年壽，然晚途皆不稱愜，韋公尤甚。」淹至京，拜御史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。王珪尋授侍中，出為同州刺史。韋挺曆御史大夫、太常卿，貶象州刺史。皆如天綱之言。

大業末，竇軌客游德陽，嘗問天綱。天綱謂曰：「君額上伏犀貫玉枕，輔角又成、必于梁、益州大樹功業。」武德初，軌為益州行台僕射，引天綱，深禮之。天綱又謂軌曰：「骨法成就，不異往時之言。然目氣赤脈貫瞳子，語則赤氣浮面。如為將軍，恐多殺人。願深自誡慎。」武德九年，軌坐事被征，將赴京，謂天綱曰：「更得何官？」曰：「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，輔角右畔光澤，更有喜色，至京必承恩，還來此任。」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。

則天初在繈褓，天綱來至第中，謂其母曰：「唯夫人骨法，必生貴子。」乃召諸子，令天綱相之。見元慶、元爽曰：「此二子皆保家之主，官可至三品。」見韓國夫人曰：

「此女亦大貴，然不利其夫。」乳母時抱則天，衣男子之服，天綱曰：「此郎君子神色爽徹，不可易知，試令行看。」於是步於床前，仍令舉目，天綱大驚曰：「此郎君子龍睛鳳頸，貴人之極也。」更轉側視之，又驚曰：「必若是女，實不可窺測，後當為天下之主矣！」

貞觀八年，太宗聞其名，召至九成宮。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。天綱曰：「舍人學堂成就，眉覆過目，文才振於海內，頭又生骨，猶未大成，若得三品，恐是損壽之征。」文本官至中書令，尋卒。其年，侍御史張行成、馬周同問天綱，天綱曰：「馬侍御伏犀貫腦，兼有玉枕，又背如負物，當富貴不可言。近古已來，君臣道合，罕有如公者。公面色赤，命門色暗，耳後骨不起，耳無根，只恐非壽者。」周後位至中書令、兼吏部尚書，年四十八卒。謂行成曰：「公五嶽四瀆成就，下亭豐滿，得官雖晚，終居宰輔之地。」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。天綱相人所中，皆此類也。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：「君更作何官？」天綱曰：「自知相命，今年四月盡矣。」果至是月而卒。

孫思邈

孫思邈，京兆華原人也。七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。弱冠，善談莊、老及百家之說，兼好釋典。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：「此聖童也。但恨其器大，難為用也。」周宣帝時，思邈以王室多故，隱居太白山。隋文帝輔政，征為國子博士，稱疾不起。嘗謂所親曰：「過五十年，當有聖人出，吾方助之以濟人。」及太宗即位，召詣京師，嗟其容色甚少，謂曰：「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，羨門、廣成，豈虛言哉！」將授以爵位，固辭不受。顯慶四年，高宗召見，拜諫議大夫，又固辭不受。

上元元年，辭疾請歸，特賜良馬，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。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、孟詵、盧照鄰等，執師資之禮以事焉。思邈嘗從幸九成宮，照鄰留在其宅。時庭前有病梨樹，照鄰為之賦，其序曰：「癸酉之歲，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。父老云：'是鄱陽公主邑司。昔公主未嫁而卒，故其邑廢。'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。邈道合古今，學殫數術。高談正一，則古之蒙莊子；深入不二，則今之維摩詰。其推步甲乙，度量乾坤，則洛下閎、安期先生之儔也。」照鄰有惡疾，醫所不能愈，乃問思邈：「名醫愈疾，其道何如？」思邈曰：

吾聞善言天者，必質之於人，善言人者，亦本之於天。天有四時五行，寒暑迭代，其轉運也，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凝而為霜雪，張而為虹蜺，此天地之常數也。人有四

支五藏，一覺一寢，呼吸吐納，精氣往來，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音聲，此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形，陰用其精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生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瘤贅，陷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乏，竭而為焦枯，診發乎面，變動乎形。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。故五緯盈縮，星辰錯行，日月薄蝕，孛彗飛流，此天地之危診也。寒暑不時，天地之蒸否也；石立土踴，天地之瘤贅也；山崩土陷，天地之癰疽也；奔風暴雨，天地之喘乏也；川瀆竭涸，天地之焦枯也，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劑，聖人和之以至德，輔之以人事，故形體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災。

又曰：

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《詩》曰：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謂小心也；「糾糾武夫，公侯干城」，謂大膽也。「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」，行之方也；「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」，智之圓也。

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，至今年九十三矣；詢之鄉里，咸云數百歲人。話周、齊間事，歷歷如眼見。以此參之，不啻百歲人矣。然猶視聽不衰，神采甚茂，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。

初，魏徵等受詔修齊、梁、陳、周、隋五代史，恐有遺漏，屢訪之，思邈口以傳授，有如目睹。東台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、儆、俊、佑、佺以謁思邈，思邈曰：「俊當先貴；佑當晚達；佺最名重，禍在執兵。」後皆如其言。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，請問人倫之事，思邈曰：「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，吾孫當為屬吏，可自保也。」後齊卿為徐州刺史，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。思邈初謂齊卿之時，溥猶未生，而預知其事。凡諸異跡，多此類也。

永淳元年卒。遺令薄葬，不藏冥器，祭祀無牲牢。經月余，顏貌不改，舉屍就木，猶若空衣，時人異之。自注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行於代。又撰《福祿論》三卷，《攝生真錄》及《枕中素書》、《會三教論》各一卷。

子行，天授中為鳳閣侍郎。

明崇儼

明崇儼，洛州偃師人。其先平原士族，世仕江左。父恪，豫州刺史。崇儼年少時，隨父任安喜令，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，崇儼盡能傳其術。乾封初，應封嶽舉，授黃安丞。會刺史有女病篤，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，其疾乃愈。高宗聞其名，召與語。悅之，擢授冀王府文學。儀鳳二年，累遷正諫大夫，特令入閣供奉。崇儼每因謁見，輒假以神道，頗陳時政得失，帝深加允納。潤州棲霞寺，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，帝特為制碑文，親書于石，論者榮之。

四年，為盜所殺。時語以為崇儼密與天后為厭勝之法，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，太子密知之，潛使人害之。優制贈侍中，諡曰莊，仍拜其子珪為秘書郎。

珪，開元中仕至懷州刺史。

張憬藏

張憬藏，許州長社人。少工相術，與袁天綱齊名。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，嘗遇憬藏，因問祿命。憬藏曰：「公從今二年，當得東宮掌兵之官，秩未終而免職。免職之後，厄在三尺土下。又經六年，據此合是死征。然後當享富貴，名位俱盛，即又不合中，年至六十一，為蒲州刺史，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。」儼後皆如其言。嘗奉使高麗，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，經六年，然後得歸。及在蒲州，年六十一矣，至期，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別，自雲當死。俄而有敕，許令致仕。

左僕射劉仁軌微時，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絹贈憬藏以問官祿。憬藏謂仁軌曰：「公居五品要官，雖暫解黜，終當位極人臣。」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，令白衣向海東效力。固辭思賢之贈，曰：「公當孤獨客死。」及仁軌為僕射，思賢尚存，謂人曰：「張憬藏相劉僕射，則妙矣。吾今已有三子，田宅自如，豈其言亦有不中也？」俄而三子相繼而死，盡貨田宅，寄死於所親園內。憬藏相人之妙，皆此類。竟不仕，以壽終。

李嗣真

李嗣真，滑州匡城人也。父彥琮，趙州長史。嗣真博學曉音律，兼善陰陽推算之術。弱冠明經舉，補許州司功。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于東台修撰，奏嗣真弘文館參預其事。嗣真與同時學士劉獻臣、徐昭俱稱少俊，館中號為「三少」。敏之既恃寵驕盈，嗣真知其必敗，謂所親曰：「此非庇身之所也。」因咸亨年京中大饑，乃求出，補義烏令。無

何，敏之敗，修撰官皆連坐流放，嗣真獨不預焉。調露中，為始平令，風化大行。時章懷太子居春宮，嗣真嘗於太清觀奏樂，謂道士劉槪、輔儼曰：「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？」槪、儼曰：「此太子所作《寶慶樂》也。」居數日，太子廢為庶人。槪等以其事聞奏，高宗大奇之，征拜司禮丞，仍掌五禮儀注，加中散大夫，封常山子。

永昌中，拜右御史中丞，知大夫事。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，嗣真上書諫曰：「臣聞陳平事漢祖，謀疏楚君臣，乃用黃金五萬斤，行反間之術。項王果疑臣下，陳平反間果行。今告事紛紜，虛多實少，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疏陛下君臣，後謀除國家良善，臣恐為社稷之禍！伏乞陛下特回天慮，察臣狂瞽，然後退就鼎鑊，實無所恨！」疏奏不納。尋被俊臣所陷，配流嶺南。

萬歲通天年，征還，至桂陽，自筮死日，預託桂陽官屬備兇器。依期暴卒。則天深加憫惜，敕州縣遞靈輿還鄉，贈濟州刺史。神龍初，又贈御史大夫。

撰《明堂新禮》十卷，《孝經指要》、《詩品》、《書品》、《畫品》各一卷。

張文仲

張文仲，洛州洛陽人也。少與鄉人李虔縱、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。文仲，則天初為侍御醫。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，則天令文仲、慈藏隨至宅候之。文仲曰：「此因憂憤邪氣激也。若痛沖脅，則劇難救。」自朝候之。未及食時，即苦沖脅絞痛。文仲曰：「若入心，即不可療。」俄頃心痛，不復下藥，日旰而卒。文仲尤善療風疾。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，仍令麟台監王方慶監其修撰。文仲奏曰：「風有一百二十四種，氣有八十種。大抵醫藥雖同，人性各異，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，因此殺人。唯腳氣頭風上氣，常須服藥不絕。自餘則隨其發動，臨時消息之。但有風氣之人，春末夏初及秋暮，要得通泄，即不困劇。」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。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禦。撰《隨身備急方》三卷，行於代。

李虔縱　韋慈藏 附

虔縱，官至侍御醫。慈藏，景龍中光祿卿。自則天、中宗已後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為首。

尚獻甫

尚獻甫，衛州汲人也。尤善天文。初，出家為道士。則天時召見，起家拜太史令，固辭曰：「臣久從放誕，不能屈事官長。」則天乃改太史局為渾儀監，不隸秘書省，以獻甫為渾儀監。數顧問災異，事皆符驗。又令獻甫于上陽宮集學者撰《方域圖》。長安二年，獻甫奏曰：「臣本命納音在金，今熒惑犯五諸候、太史之位。熒，火也，能克金，是臣將死之征。」則天曰：「朕為卿禳之。」遽轉獻甫為水衡都尉，謂曰：「水能生金，今又去太史之位，卿無憂矣。」其秋，獻甫卒，則天甚嗟異惜之。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，依舊隸秘書監。

裴知古 附

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，善於音律。長安中為太樂丞。神龍元年正月，春享西京太廟，知古預其事。謂萬年令元行沖曰：「金石諧和，當有吉慶之事，其在唐室子孫乎？」其月，中宗即位，復改國為唐。知古又能聽婚夕環佩之聲，知其夫妻終始。後卒于太樂令。

孟詵

孟詵，汝州梁人也。舉進士。垂拱初，累遷鳳閣舍人。詵少好方術，嘗于鳳閣侍郎劉禕之家，見其敕賜金，謂禕之曰：「此藥金也。若燒火其上，當有五色氣。」試之果然。則天聞而不悅，因事出為台州司馬。後累遷春官侍郎。

睿宗在藩，召充侍讀。長安中，為同州刺史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神龍初致仕，歸伊陽之山第，以藥餌為事。詵年雖晚暮，志力如壯，嘗謂所親曰：「若能保身養性者，常須善言莫離口，良藥莫離手。」睿宗即位，召赴京師，將加任用，固辭衰老。景雲二年，優詔賜物一百段，又令每歲春秋二時，特給羊酒糜粥。開元初，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，改其所居為子平裏。尋卒，年九十三。

詵所居官，好勾剝為政，雖繁而理。撰《家》、《祭禮》各一卷，《喪服要》二卷，《補養方》、《必效方》各三卷。

嚴善思

嚴善思，同州朝邑人也。少以學涉知名，尤善天文歷數及卜相之術。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。則天時為監察御史，權右拾遺、內供奉。數上表陳時政得失，多見納用。稍遷太史令。

聖曆二年，熒惑入輿鬼，則天以問善思。善思對曰：「商姓大臣當之。」其年，文昌左相王及善卒。長安中，熒惑入月，鎮星犯天關。善思奏曰：「法有亂臣伏罪，且有臣下謀上之象。」歲餘，張柬之、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、昌宗。其占驗皆此類也。

神龍初，遷給事中。則天崩，將合葬乾陵，善思奏議曰：

謹按《天元房錄葬法》云：「尊者先葬，卑者不合於後開入。」則天太后，卑于天皇大帝，今欲開乾陵合葬，即是以卑動尊。事既不經，恐非安隱。臣又聞乾陵玄闕，其門以石閉塞，其石縫隙，鑄鐵以固其中。今若開陵，必須鐫鑿。然以神明之道，體尚幽玄；今乃動眾加功，誠恐多所驚黷。又若別開門道，以入玄宮，即往者葬時，神位先定，今更改作，為害益深。又以修築乾陵之後，國頻有難，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，二十餘年，其難始定。今乃更加營作，伏恐還有難生。

但合葬非古，著在禮經，緣情為用，無足依准。況今事有不安，豈可復循斯制！伏見漢時諸陵，皇后多不合葬；魏、晉已降，始有合者。然以兩漢積年，向餘四百；魏、晉之後，祚皆不長。雖受命應期，有因天假，然以循機享德，亦在天時。但陵墓所安，必資勝地，後之胤嗣，用托靈根，或有不安，後嗣亦難長享。伏望依漢朝之故事，改魏、晉之頹綱，於乾陵之傍，更擇吉地，取生墓之法，別起一陵，既得從葬之儀，又成固本之業。

臣伏以合葬者，人緣私情；不合者，前修故事。若以神道有知，幽途自得通會；若以死者無知，合之復有何益！然以山川精氣，土為星象，若葬得其所，則神安後昌；若葬失其宜，則神危後損。所以先哲垂范，具之葬經，欲使生人之道必安，死者之神必泰。伏望少回天眷，俯覽臣言，行古昔之明規，割私情之愛欲，使社稷長享，天下乂安。凡在懷生，孰不慶倖！

疏奏不納。

景龍中，遷禮部侍郎，出為汝州刺史。睿宗在藩，善思嘗謂姚元之曰：「相王必登

帝位。」及踐祚，元之以事聞奏，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。

唐隆元年，鄭愔謀冊譙王重福為帝，乃草偽制，除善思為禮部尚書，知吏部選事。及譙王下獄，景雲元年，大理寺奏：「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，合從極法。」給事中韓思復奏曰：「議獄緩死，列聖明規；刑疑惟輕，有國恆典。嚴善思往在先朝，屬韋氏擅內，恃寵宮掖，謀危社稷。善思此時，乃能先覺，因詣相府，有所發明，進論聖躬，必登宸極。雖交遊重福，謀陷韋氏，敕追善思，書至便發，向懷逆節，寧即奔命？一面疏網，誠合順生；三驅取禽，來而有宥。唯刑是恤，理合昭詳。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，以符慎獄。」時議者多云：「善思合從原宥。」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。思復又駁奏懇直。睿宗納其奏，竟免善思死，配流靜州。無幾，遇赦還。年八十五，開元十七年卒。

初，善思為御史時，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，當死。善思潛其老，密表奏請，允濟乃得免誅。善思後見允濟，竟不自言其事。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，亦未曾有所言謝。時人稱其長者。

善思子向，乾元中為鳳翔尹，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。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，俱年八十五而卒；廣德二年，向卒，又年八十五。向兄前趙郡司馬宙，長向十歲，向卒時，宙並無恙。

金梁鳳

金梁鳳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天寶十三載，客於河西。善相人，又言玄象。時哥舒翰為節度使，詔入京師。裴冕為祠部郎中，知河西留後，在武威。梁鳳謂冕曰：「玄象有變，半年間有兵起，郎中此時當得中丞，不拜中丞，即得宰相，不離天子左右，大富貴。」冕曰：「公乃狂言，冕何至此？」梁鳳曰：「有一日向東京，一日入蜀川，一日來向朔方，此時公得相。」冕懼其言，深謝絕之。其後安祿山反，南犯洛陽，僭稱偽位。哥舒翰東守潼關，累月，奏冕為御史中丞，追赴京。冕又詰曰：「事驗也。」冕又問三日之兆，梁鳳曰：「東京日即自磨滅，蜀川日亦不能久，此間日何轉分明，不可說。」冕志之。既潼關失守，玄宗幸蜀，肅宗北如靈武，冕會之，勸成策立，改元為至德元年。冕果為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。冕奏之，肅宗召拜都水使者。

梁鳳在河隴，謂呂諲曰：「判官骨相，合得宰相。須得一大驚怖，即得。」諲後至驛，責讓驛長，搒之。驛吏武將，性粗猛，持弓矢突入，射諲，矢兩發，幾中諲面，諲

逾牆得免。以報梁鳳，梁鳳曰：「此必入相。」逾年，諲自黃門侍郎知政事。

梁鳳在鳳翔，李揆、盧允二人同見之，俱素服，自稱選人。梁鳳謂之曰：「公等並至清望官，那得雲無官。」揆、允以實對。梁鳳遣二人行，謂揆曰：「公從舍人即入相，一年內事。」謂允曰：「公好即是吏部郎中。」及克復兩京，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，入為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乃以允為吏部郎中。其驗多此類。爾後佯聾以自晦。冕為右僕射、兼御史大夫、成都尹、劍南節度使，有進止，令將梁鳳行。後乃病卒。

張果

張果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則天時，隱於中條山，往來汾、晉間，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，自雲年數百歲矣。嘗著《陰符經玄解》，盡其玄理。則天遣使召之，果佯死不赴。後人復見之，往來恆州山中。開元二十一年，恆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。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。果對使絕氣如死，良久漸蘇。晤不敢逼，馳還奏狀。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。果乃隨嶠至東都，肩輿入東宮中。

玄宗初即位，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，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。有邢和璞者，善算人而知夭壽善惡。玄宗令算果，則懵然莫知其甲子。又有師夜光者，善視鬼。玄宗召果與之密坐，令夜光視之。夜光進曰：「果今安在？」夜光對面終莫能見。玄宗謂力士曰：「吾聞飲堇汁無苦者，真奇士也。」會天寒，使以堇汁飲果。果乃引飲三卮，醺然如醉所作，顧曰：「非佳酒也。」乃寢。頃之，取鏡視齒，則盡燋且黧。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墜，藏於帶。乃懷中出神仙藥，微紅，傅墜齒之斷。復寐良久，齒皆出矣，粲然潔白，玄宗方信之。

玄宗好神仙，而欲果尚公主。果固未知之，謂秘書少監王迥質、太常少卿蕭華曰：「諺雲娶婦得公主，真可畏也。」迥質與華相顧，未曉其言。即有中使至，宣曰：「玉真公主早歲好道，欲降先生。」果大笑，竟不奉詔。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。

後懇辭歸山，因下制曰：「恆州張果先生，游方外者也。跡先高尚，深入窈冥。是渾光塵，應召城闕。莫詳甲子之數，且謂羲皇上人。問以道樞，盡會宗極。今特行朝禮，爰畀寵命。可銀青光祿大夫，號曰通玄先生。」其年請入恆山，錫以衣服及雜彩等，便放歸山。乃入恆山，不知所之。玄宗為造棲霞觀於隱所，在蒲吾縣，後改為平山縣。

葉法善

道士葉法善，括州括蒼縣人。自曾祖三代為道士，皆有攝養占卜之術。法善少傳符籙，尤能厭劾鬼神。顯慶中，高宗聞其名，征詣京師，將加爵位，固辭不受。求為道士，因留在內道場，供待甚厚。時高宗令廣征諸方道術之士，合煉黃白。法善上言：「金丹難就，徒費財物，有虧政理，請核其真偽。」帝然其言，因令法善試之，由是乃出九十餘人，因一切罷之。法善又嘗於東都淩空觀設壇醮祭，城中士女競往觀之。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，觀者大驚，救之而免。法善曰：「此皆魅病，為吾法所攝耳。」問之果然。法善悉為禁劾，其病乃愈。

法善自高宗、則天、中宗曆五十年，常往來名山，數召入禁中，盡禮問道。然排擠佛法，議者或譏其向背。以其術高，終莫之測。

睿宗即位，稱法善有冥助之力。先天二年，拜鴻臚卿，封越國公，仍依舊為道士，止于京師之景龍觀，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。當時尊寵，莫與為比。

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，死於開元之庚子，凡一百七歲。八年卒。詔曰：

故道士鴻臚卿、員外置、越國公葉法善，天真精密，妙理玄暢，包括秘要，發揮靈符，固以冥默難源，希夷罕測。而情棲蓬閬，跡混朝伍，保黃冠而不杖，加紫綬而非榮，卓爾孤秀，冷然獨往。勝氣絕俗，貞風無塵，金骨外聳，珠光內應。斯乃體應中仙，名升上德。朕當聽政之暇，屢詢至道；公以理國之法，數奏昌言。謀參隱諷，事宣弘益。歎徽音之未泯，悲形解之俄留，曾莫慙遺，殲良奄及。永惟平昔，感愴於懷，宜申禮命，式旌泉壤。可贈越州都督。

僧 玄奘

僧玄奘，姓陳氏，洛州偃師人。大業末出家，博涉經論。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，故就西域，廣求異本以參驗之。貞觀初，隨商人往游西域。玄奘既辯博出群，所在必為講釋論難，蕃人遠近咸尊伏之。在西域十七年，經百余國，悉解其國之語，仍采其山川謠俗，土地所有，撰《西域記》十二卷。貞觀十九年，歸至京師。太宗見之，大悅，與之談論。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，仍敕右僕射房玄齡、太子左庶子許敬宗，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，相助整比。

高宗在宮，為文德太后追福，造慈恩寺及翻經院，內出大幡，敕《九部樂》及京城諸寺幡蓋眾伎，送玄奘及所翻經像、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。顯慶元年，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、侍中許敬宗、中書令來濟、李義府、杜正倫、黃門侍郎薛元超等，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，國子博士范義碩、太子洗馬郭瑜、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，助加翻譯。凡成七十五部。奏上之。後以京城人眾競來禮謁，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，敕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。六年卒，時年五十六，歸葬于白鹿原，士女送葬者數萬人。

僧 神秀

僧神秀，姓李氏，汴州尉氏人。少遍覽經史，隋末出家為僧。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弘忍，以坐禪為業，乃歎伏曰：「此真吾師也。」便往事弘忍，專以樵汲自役，以求其道。

昔後魏末，有僧達摩者，本天竺王子，以護國出家，入南海，得禪宗妙法，雲自釋迦相傳，有衣缽為記，世相付授。達摩齎衣缽航海而來，至梁，詣武帝。帝問以有為之事，達摩不說。乃之魏，隱于嵩山少林寺，遇毒而卒。其年，魏使宋雲於蔥嶺回，見之，門徒發其墓，但有衣履而已。達摩傳慧可，慧可嘗斷其左臂，以求其法，慧可傳璨，璨傳道信，道信傳弘忍。

弘忍姓周氏，黃梅人。初，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，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。神秀既師事弘忍，弘忍深器異之，謂曰：「吾度人多矣，至於懸解圓照，無先汝者。」

弘忍以咸亨五年卒，神秀乃往荊州，居於當陽山。則天聞其名，追赴都，肩輿上殿，親加跪禮，敕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。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，聞風爭來謁見，望塵拜伏，日以萬數。中宗即位，尤加敬異。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，執弟子之禮，退謂人曰：「禪師身長八尺，龐眉秀耳，威德巍巍，王霸之器也。」

慧能 普寂 義福 附

初，神秀同學僧慧能者，新州人也。與神秀行業相埒。弘忍卒後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。韶州山中，舊多虎豹，一朝盡去，遠近驚歎，咸歸伏焉。神秀嘗奏則天，請追慧能赴都，慧能固辭。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，慧能謂使者曰：「吾形貌短陋，北土見之，恐

不敬吾法。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，亦不可違也。」竟不度嶺而死。天下乃散傳其道，謂神秀為北宗，慧能為南宗。

神秀以神龍二年卒，士庶皆來送葬。有詔賜謚曰「大通禪師」。又于相王舊宅置報恩寺，岐王范、張說及征士盧鴻一皆為其碑文。

神秀卒後，弟子普寂、義福，並為時人所重。

普寂姓馮氏，蒲州河東人也。年少時遍尋高僧，以學經律。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，普寂乃往師事，凡六年，神秀奇之，盡以其道授焉。久視中，則天召神秀至東都，神秀因薦普寂，乃度為僧。及神秀卒，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。中宗聞其高年，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眾。

開元十三年，敕普寂于都城居止。時王公士庶，競來禮謁。普寂嚴重少言，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，遠近尤以此重之。二十七年，終於都城興唐寺，年八十九。時都城士庶曾謁者，皆制弟子之服。有制賜號為「大照禪師」。及葬，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，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，士庶傾城哭送，閭里為之空焉。

義福姓薑氏，潞州銅鞮人。初止藍田化感寺，處方丈之室，凡二十餘年，未嘗出宇之外。後隸京城慈恩寺。開元十一年，從駕往東都，途經蒲、虢二州，刺史及官吏士女，皆齎幡花迎之，所在途路充塞。以二十年卒，有制賜號「大智禪師」。葬于伊闕之北，送葬者數萬人。中書侍郎嚴挺之為制碑文。

神秀，禪門之傑，雖有禪行，得帝王重之，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。至弟子普寂，始於都城傳教，二十餘年，人皆仰之。

僧一行

僧一行，姓張氏，先名遂，魏州昌樂人，襄州都督、郯國公公謹之孫也。父擅，武功令。

一行少聰敏，博覽經史，尤精曆象、陰陽、五行之學。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，素多墳籍。一行詣崇，借揚雄《太玄經》，將歸讀之。數日，復詣崇，還其書。崇曰：「此

書意指稍深，吾尋之積年，尚不能曉，吾子試更研求，何遽見還也？」一行曰：「究其義矣。」因出所撰《大衍玄圖》及《義決》一卷以示崇。崇大驚，因與一行談其奧賾，甚嗟伏之。謂人曰：「此後生顏子也。」一行由是大知名。武三思慕其學行，就請與結交，一行逃匿以避之。尋出家為僧，隱於嵩山，師事沙門普寂。睿宗即位，敕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征。一行固辭以疾，不應命。後步往荊州當陽山，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。

開元五年，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齎敕書就荊州強起之。一行至京，置於光太殿，數就之，訪以安國撫人之道，言皆切直，無有所隱。開元十年，永穆公主出降，敕有司優厚發遣，依太平公主故事。一行以為高宗末年，唯有一女，所以特加其禮。又太平驕僭，竟以得罪，不應引以為例。上納其言，遽追敕不行，但依常禮。其諫諍皆此類也。

一行尤明著述，撰《大衍論》三卷，《攝調伏藏》十卷，《天一太一經》及《太一局遁甲經》、《釋氏系錄》各一卷。時《麟德歷經》推步漸疏，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，改撰新曆，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，以考七曜行度，互相證明。於是一行推《周易》大衍之數，立衍以應之，改撰《開元大衍歷經》。至十五年卒，年四十五，賜謚曰「大慧禪師」。

初，一行從祖東台舍人太素，撰《後魏書》一百卷，其《天文志》未成，一行續而成之。上為一行制碑文，親書于石，出內庫錢五十萬，為起塔於銅人之原。明年，幸溫湯，過其塔前，又駐騎徘徊，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；更賜絹五十匹，以蒔塔前松柏焉。

初，一行求訪師資，以窮大衍，至天臺山國清寺，見一院，古松十數，門有流水。一行立於門屏間，聞院僧於庭布算聲，而謂其徒曰：「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演算法，已合到門，豈無人導達也？」即除一算。又謂曰：「門前水當卻西流，弟子亦至。」一行承其言而趨入，稽首請法，盡受其術焉，而門前水果卻西流。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：「一行其聖人乎？漢之洛下閎造曆，云：'後八百歲當差一日，必有聖人正之。'今年期畢矣，而一行造《大衍》正其差謬，則洛下閎之言，信矣！非聖人而何？

泓師 附

時又有黃州僧泓者，善葬法。每行視山原，即為之圖，張說深信重之。

桑道茂

桑道茂者，大曆中游京師，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，言事無不中。代宗召之禁中，待詔翰林。建中初，神策軍修奉天城，道茂請高其垣牆，大為制度，德宗不之省。及硃泚之亂，帝蒼卒出幸，至奉天，方思道茂之言。時道茂已卒，命祭之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術數之精，事必前知。粲如垂象，變告無疑。怪誕之夫，誣罔蓍龜。致彼庸妄，幸時艱危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